理學逢源

理學逢源卷之十二

婺源汪紱原名烜燦人集

後學董昌琠厚山校

外篇

道統類　異端　師儒

異端

夫蘊之於心而爲仁義禮智施之於身而爲肅乂哲謀接之於人而爲孝弟忠信存之於靜則不偏不倚無聲無臭發之於動則無過不及而時措咸宜不滯於有不淪於無不拘於方不流於偏此聖人之道也養之於靜以立極愼

之於動以勑幾窮萬物之理以致其知嚴一身之防以敦其實效法於天而貴其不已措之於天下以奉其無私如而勉勉存存終之窮神知化此聖人之學也古者聖王在上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民俗使天下賢智之士由斯以有造有德以佐一人之治而民之愚不肖者亦皆能徧爲爾德以安夫日用飲食之常則安有所云異端者周道衰孔子沒而處士橫議蠭起以惑人心若老氏之虛無管商之功利楊朱之爲我墨翟之兼愛申韓之刑名蘇張之縱橫其他陰陽術數權謀兵戰邪說並行不可勝正孟子之距楊墨嚴

矣申韓淺陋易見然未及於老氏何也曰戰國急於功利老氏殆非時尚然老氏曰道德亡而後有仁義而孟子獨諄諄以仁義爲說則未嘗非闢老氏也彼老子者不知何許人而孔子嘗問禮于老聃朱子謂聃爲柱史故能知典故而孔子訪之然其人則不以禮法爲尚石梁王氏又謂孔子問禮之老聃非作五千言者是或然與若家語有猶龍之稱則誕妄而非可信矣漢文景初好黃老至武帝而後儒術乃興然腐史先黃老而後六經而班掾亦以十家並數當時儒者猶且援儒入老而莫知其非末流之歸王何罪浮桀紂晉室中原陸沈而戎服講老子者猶不知悔

悲夫黃老之害方深而漢明復開釋氏西戎之教流毒中原楚英畔誅梁衍餓死佛之爲佛已可知矣乃唐時科設道舉廟奉元元初求藏經繼迎佛骨爰及後世寺觀乃徧天下齋儀洽於閭閻有宋諸大儒雖羣起而力爭之而卒莫之能絕者抑又何也間嘗論之佛之爲說蓋不始於西方金人矣雖戰國蓋已有之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亡親戚君臣上下則釋迦之棄君親捐家國以遁之靈山者其迹同也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以仁義爲外以生之謂性則佛之坐禪入定寂守其心法尙應舍何況非法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作用是性其

說同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則佛之慈悲普濟其兼愛同也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則佛之棄絕萬有以守其心其為我同也其設為天堂地獄之說則同於權謀刑名其設為齋懺禱媚之科則同於縱横功利至其本旨之所謂寂滅者則不過本老莊高虛元妙之意以超而上之鑿而深之焉已耳是昔之所為異端者執其一偏之說猶足以簧鼓人心况釋氏集古今之凡為異端者以合之而成其說而惑人也不益甚乎是以後世賢智之士則逃而入於空寂之門而愚不肖者又從而怵於其福利因果之說糾結纏綿淪膚浹髓牢不可破其固然

也然而釋氏之說實則屢變而窮矣原夫釋氏之本旨不過止一寂滅而已惟其欲寂而滅故絕六根空五蘊之說出焉又以其不近人情而無以聳衆也於是轉而言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寔地理際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而於是顛倒橫逆無不可爲乃足以濟其自便之私矣然又自病其說之高而無以動人之嚮慕也則又轉而爲慈悲之說而緣業因果四大十二緣生之說益紛紜而不可致詰層出而不可勝窮於是一家之說離爲三門曰禪曰教曰律教主於經典律主於科條惟禪以單提直指明心見性爲務獨是旣言寂滅則槁木死灰耳而教律何爲哉

慈悲普濟何爲也既言空矣則四大假合天地亦夢幻泡影露電耳而緣業因果懺悔祈禱之說又何爲也故曰釋氏之屢變而窮也東漢以前釋氏之說未起而老氏之說盛行梁陳而後老氏之教漸衰而釋氏之教日盛然而稽道家之說則亦凡有五變焉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大要言清淨無爲耳而欲翕固張欲奪固予是其本刻薄寡恩私己棄物以故小仁義薄禮法爲陰謀術數刑名放蕩諸家之所爲祖若乃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則養生亦老氏之一說而赤松子魏伯陽乃言鍊養不言清淨夫亦既離其宗矣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舍鍊

養而言服食今道家以鍊養爲內丹以服食爲外丹是又因養生而強爲之揑合也服食鍊養以求神仙世所謂元門而張道陵寇謙之之徒乃遂變而符籙矣符籙興而禱禳之事起於是林光庭而下乃專言經典科教間及符籙儆獨老莊之書有未及讀丹鍊養服食亦懵然所不及知也夫科教符籙與清淨無爲之旨渺不相涉而世之黃冠問其原則曰老子問其教則曰道家問其事則曰經典科教爲人祈禱而已抑又何也蓋佛氏竊老之精微而研而益高道家又竊佛之皮毛而流而益下也要之先王既沒禮樂崩壞人心迷惑無所持循是以異端得乘隙而起以

簧鼓天下因賢智之過而高爲寂滅虛無因鬼神之幽而鑿爲天堂地獄因喪祭土苴而竊之爲懺悔祈禱因生死之運而假之爲成佛成仙由此言之是非盡異端之罪而吾儒與有過焉儒者不致實行以示則傚於天下而區區以口舌爭失所據矣況儒名而墨實者獨持此心不管天地以戒懼爲妄見以著述爲不長俊事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有善有惡爲意之用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而理不必窮知不必致誠敬皆不必存此其顛倒放逸已與佛氏之絕六根而明心見性者汔無以異又已闢其實而招之援其徒而附之也哉且又有不止此者星士

之推命形家之卜葬陰陽家之擇日巫覡之神袄實皆有以蠱惑人心與二氏之末流相為倚附以亂先王之禮是皆聖世之所不可不除者也君子反經而已如其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民俗進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猶必實本之身而措之民則民之日用有所持循一於中和而寂滅虛無之說無所用明於嚮背而祈禳禱媚之術無所施夫然後可以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異端庶可息與

虞書曰無稽之言勿聽

天人性命之理日用事物之常推之而可行言之而有

據無稽之言卽異端也虛靜無爲之說遠推黃帝而共工靜言庸違則敢爲異說者在上世庸已有之若九黎亂德家爲巫史人神雜擾亦其一事也斷之以勿聽此唐虞之所以上下一德同風也

詩曰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也而謂之卑其誣亦易辨矣乃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彼有一死生齊彭殤者而當世猶共驚其說之新奇可喜焉由其無格物窮理之功而心易惑也周道旣衰而異說已有興起其間以鼓惑人聽者故

詩人欲懲之如此

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異說之興大抵皆由於賢智之過在其人一意孤往亦只因其性之近以矯異而立名而不知其說之所偏已使後之鶩奇好異者羣奉爲宗以流毒於天下老氏生於周衰而害以張於魏晉佛說入於東漢而禍以熾於梁陳陸學起於宋微而其宗乃大倡於明之季世則述之者之爲禍無窮而要之則爲之始者之爲禍首也聖人絶以弗爲所以絶禍於微而立萬世之準而後世之愚不肖者猶舍此以趨彼也可悲也夫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學而謂之端者以立異之始爲端甚微而其末之流爲害甚大君子宜辨之於早也老氏之初其意亦未嘗直以仁義爲非也而第以自然爲可尚則視煦煦孑孑之仁義爲不足爲耳然既以仁義爲不足爲禮法爲不足事則其說必至於毀棄仁義而虛無之害長矣釋氏之初其意亦未必欲盡廢人倫也而第以厭棄人事則以枯寂自甘耳然既以枯寂自甘則其勢必至於盡廢人倫以同人於禽獸矣象山氏學匪師承知由頓悟辨明義利切中學者隱微宗孟子之立大誠濂溪之無極

在朱子亦嘗稱其功夫切實此豈欲同於異學之虛無寂滅者然特其頓悟之見以自多遂欲播弄天地囊括萬象而以意見為不可有以議論為不必多以六經為我注脚而不自知其已私立一意見私持一議論多背謬於六經以幾流於禪寂矣朱子曰子靜知一而不知貫知有生知之質而不知有困勉之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學深似告子夫一以貫萬而見知一而不知貫則為空虛矣生知之質孔子不居不知困勉之功則釋氏之單提直指矣反求諸心而後知言不得於言勿求諸心則外義而任其運水搬柴皆說是道矣陸氏之為

陸氏如此而猶得謂其不流於異哉顧象山猶有閑闢而其徒王楊舒沈乃益加決裂張九成直詆大學為非聖人之書陳白沙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務去耳目支離之用以全虛圓不測之神而其學遂與釋氏之清淨六根明心見性者全無少閒矣王陽明遠祖金谿近宗新會倡良知之學以號召一時竊孟子之說而實揚告子之波飾儒者之名而實為釋氏之緒雖時強自為別白於釋而亦烏得為別白之其徒王艮王畿益暢其邪顛倒愈甚心齋之學一傳而顏均再傳而羅汝芳龍溪之學一傳而何心隱再傳而李贄乃直引三教為一

家異端之賊道者不在佛老而卽在吾徒矣而要不得謂非陸氏之偏於主靜立大爲有以開其端也乃至於理窮辭遁而又欲援朱入陸而陽明以有朱子晚年論定之書趙東山以有始異終同之說將誰欺欺天乎是以有明之季爲舉業者爭以私智穿鑿離經畔傳爲奇立朝廷者爭以影響風聞快於搏擊爲事而是非之顚倒錯亂所不計焉未必非認取一心而不必格致不必敬誠之爲害宗也夫自用私智以立異於天下者世不能盡無其人而吾儒苟嚴以絕之辨以明之則斯人亦何自以爲害於天下無如以一人倡之則羣然和而專

治之而害斯溥矣而世之人猶有以攻訓攻擊之說謂異端雖存不必攻擊擊之則反爲害者則聖王一道德以同民俗之謂何其非聖人之罪人也哉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聖人之道自堯舜而下以及於文武周公明備無餘蘊矣孔子非不欲作也直無可作耳乃孔子而後而虛無妄誕術數刑名之說日新月盛以自外於先王之道者不可勝正則何作者之多也蓋作者之敢於立異始由其心薄先王之道爲平易無奇而不之好其所以薄之而不好者又由其心不明於先王之道則不知先王之

道已至當而不可易至大而不可遺而不之信也惟其不信不好則務勝於先王之道而因之索隱行怪以立異鳴高而妄作者乃徧天下矣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孔子之盛德謙光抑亦以明示天下之人使知先王之道至當不易至大無遺可信可好其味無窮而無庸立異自高以上取戾於先王下遺害於天下後世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中者聖道之極至而中無定體也執楊墨之中是亦楊

墨而已矣楊墨之中且不可執況乃不儒不釋以欲介於邪正之間陽義陰利以欲立於君子小人之介謂倚朱陸以自謂有當於先儒之旨哉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誠意也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

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諸侯大夫庶人不議此天下所以一德同風也自聖王不作禮樂崩壞於是諸侯放恣而處士亦起而橫議於下處士橫議於下而在上者無以閑之於是賢而在下者乃不得不起而思所以閑之此道統之所以不在君相而降在師儒所由起也周世既衰異端蠭起虛無清淨刑名術數兵戰功利之說爭鳴互角不可勝正在孟子之所嘗闢者則管晏孫吳秦衍告子許行陳仲子之類皆既極力以

壞之而此獨言楊墨者舉其甚也夫上世洪水蛇龍之災氣化爲之夏商暴君猛獸之禍人事致之至春秋而弑父弑君則人而禽獸矣然猶共知爲弑逆也楊墨則相率於無父無君且率獸而食人率獸食人此孟子之所爲深懼也厥後而暴秦兼併乃舉先王之經世大法儒者之著述微言一朝而盡廢之謂非人心之禽獸而率以相食之爲禍與然楊墨之無父無君亦其說之流禍至焉而楊墨猶未敢顯棄君父且其說猶分二氏則兩相牴牾也至西方之金人一入而天下乃顯然絶君父棄兄弟夫婦以自同於禽獸草木且欲率天下之人

而羣絶種類以胥為槁木死灰焉人心之禍孰有大於此者此韓子程子張子朱子之所為尤慄慄危懼而任夫世道人心之閑以不能已於嘵嘵之辨也

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君子旣不能得位行道以舉斯世之為異說者悉芟夷之而與天下更始又不能反身實踐聖人之道有之於己以為斯世觀型而徒嘵嘵以口舌爭欲求勝於異說橫流之日多見其不知量矣然當異說橫流之日而能灼見其說之非以不為所惑又能確據聖賢之正以力與之爭則其自得於己者所未敢知而戰勝之功亦所

不計而枒非其爲聰明特達之質秉獨立不懼之槪者其孰能與於斯乎嗚呼世有若人庶吾黨之不孤而共以挽留斯道於一綫也世無若人人心或幾乎熄矣此孟子之所爲殷殷屬望也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邪慝之興以經之不正也冠禮廢而天下不知有成人之道昏禮廢而夫婦之倫苦喪禮廢而愼終之道失則追薦之事興祭禮廢而追遠之意亡則祈禳之術起鄉禮廢而酒流生禍故持齋戒酒之說得以自雄相見禮

廢而交際不恭故科頭箕踞之徒得以自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朋友之道無以自盡而棄倫滅性之教乃得以興起於其閒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制數之政不脩而游手無事異言異服之人乃得以售姦於其際井田之制不復則民無恆業而易與爲非學校之教不明則民不知有先王之道而異端邪說乃得以蠱其心志以爭鶩於無父無君之教高焉者入於其寂滅虛無之說淺焉者役於其禍福因果之塗而正道人心或幾乎熄矣經不正而邪慝興故君子反經而已矣蓋斯民雖陷溺於邪而本心之明終未嘗息先王之澤雖遠

而聖人之道則未盡湮無以示之故昧乎此心之正者有以示之自默可以觸乎此心此理之同莫爲倡之故惘惘而不知所從者有以倡之自恍然而有以動其嚮慕會歸之志惟君子有以脩之於身而見之於行誠足以立人道之表則作而在上而脩禮陳義自有以潛移默奪而致斯民於一德同風之盛卽窮而在下而脩身見世亦可以砥柱中流以回旣倒之狂瀾而粹斯民之瞽惑民興於善而邪慝自不足以惑之則邪說亦不攻而自息矣此君子端本之道也然而任世道人心者是伊誰之責也夫

董子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之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大一統者一德同風之謂也知春秋之爲大一統則知異端之不容不闢矣自戰國至秦以迄於漢異說盛行聖經滅息文景漢室賢君亦惟黃老之尙乃自武帝嗣位而董子首發此策衛綰因之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皆罷去嗣後儒術興起遺經悉出雖卒未能大有發明以行先王之道於當世然黃老刑名之

一學亦自是而少詘知儒術之可尊斯武帝董子之功亦
一誠有在萬世者而道統之傳亦於斯人重有賴矣
唐憲宗遣中使迎佛骨於鳳翔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
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時
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
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
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佛家之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
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
身尚存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

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眞西山曰人主之事佛者大抵邀福田利益之報耳故韓子之諫如此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憲宗弗之悟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其效乃爾禍福報果安在哉○佛氏之所以搖惑人心者在於禍利而佛之本旨則不在是韓子之言似只能辨其粗迹

而未能折其病根未足以服佛氏之隱也彼其言心言性說空說幻若卓乎有以見天地民物之原無可指擬者而乃能屏絶嗜慾寂守一心逈乎出於斯世之外以視世之齷齪經營卑汚苟賤者皆不足以當其一盼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然憲宗之悅佛也亦非能悅其深焉者也所邀固福利耳則韓子所言不旣有以剖其心而奪之恃乎而奈何其終不悟耶

韓子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仁義而外無道德非仁非義之道德非道德也老子之書以道德名故韓子首辨之其曰道亡而後有德德亡而後有仁仁亡而後有義是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也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此惡其靡費而蠹財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蛇蟲禽獸而處之中土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莊周所言正許行並耕齊物之意韓子之駁之亦猶孟

子辨許行之說此可見孟子未甞不闢老子也而世猶

有秘南華而為之說者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

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

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

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

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

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老莊野鹿枯枝之說許行並耕之論楊墨爲我兼愛之道皆棄君臣去父子者也然未有如浮屠氏之顯然棄君臣父子而無復顧忌者是天下之人心至佛而盡死也要其所偏則以清淨寂滅之志惑之

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是欲治其心棄君臣去父子禁相

生相養之道是外天下國家也然萬物皆備於心外天下國家是無心也又安所謂治心昔先儒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噫性具於心者也心統性情者也無見於性矣而烏在其爲有見於心也哉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

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子於道之本原見未甚的而自怡多疎然其闢老佛之功則眞不在孟子之下所謂其說長者卽君子好辨之志也人其人以下則所望於得行其道者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

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尤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按佛之生不知何時而列子有西方聖人之稱則戰國時已駸有聞其說者秦始皇時沙門室利房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後竟逸去漢武帝時霍去病過焉支山得休

屠王祭天金人以歸帝置之甘泉宮蓋西北戎人時已有事佛之俗也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則藏經亦有由來矣明帝因金人之夢而問於朝傅毅以佛對繇中國已先聞其說故傅毅得知其名也明帝以傅毅之言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章釋迦立像併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歸楚王英始信奉之而流詞遂無窮矣然當漢之世信奉之者猶少則以東漢諸儒猶能尚節義崇名教志在扶植綱常故不惑於福利而佛之言猶未得逞也至魏晉而士棄禮法尚清談名教蕩然無復防檢而中原之地

則匈奴羌羯居焉佛氏之言因其氣類乃至彌滿天下不可撲滅入人膏肓無可救藥要不可謂非漢明帝之罪也靈帝始立祠於宮中而石勒時則有佛圖澄苻堅時則有沙門道安姚興時則有鳩摩羅什梁武時則有誌公之屬而佛書乃以日繁梁衍三自捨身陳霸先父子捨身唐太宗時則有元奘求藏經於天竺在憲宗則迎佛骨於鳳翔石勒符姚可無聞焉而太宗憲宗亦沈溺於此者此豈眞空寂之説實則福利之誘人而人心以爲之惑也顧佛氏亦豈眞能空寂者特以其賦性恬淡於世事都不耐煩卻無奈身在世間無由解脫遂索

性將世上之事一切舉而空之付之不問以求遂其自安自便之私故其書曰觀自在曰歡喜曰離垢曰一眞自如

佛書菩薩有十地一歡喜地遠物境界二離垢地覺滿同異性滅三發光明地淨極明生四焰慧地相極地盡同異不至六難勝地性淨明露七遠行地盡眞如際八不動地一眞如心九善慧地發眞如用十法雲地慈陰妙雲覆涅槃海

亦可見其皆有我之私而無利物之用矣顧天下人人皆役役於嗜慾攻取之途而無以自安而彼獨枯槁性成甘於刻苦是能爲斯世之所難爲矣以故西域之人遂震而驚之謂之曰佛正猶仲子之在齊而舉國稱之以爲廉士也而於是爲之徒者又爲之矜夸其說張大其辭以爲窮神知化無不周徧大地山

河皆吾性妙明中物慈陰妙雲能徧覆涅槃苦海能通脩萬行普渡衆生佛家三乘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菩薩佛也方便則上行六度直教則通脩萬行功不爲己志存廣濟謂之大乘菩薩猶言普濟也窮高極遠不可致詰而實皆虛造之境妄誕之辭天下豈有遺棄事物而能齊天下之物不愛其身不愛君親而能普濟天下之人者畀之一錢則必亂矣此明道所言不足開物成務外於倫理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也又以其能斂固精神不爲用耗其志之所專神因以聚而死而猶有餘迹恍惚之間不與形盡如史之所謂神君容亦理之所有者其國人遂翕從而駭之而奔走禱祠焉其徒又益從

而張之而福利果報之談亦由是起矣抑知福善禍淫
時乃天道天與人以心性而佛私之天與人以人倫而
佛絶之天生萬物有不齊之數而佛從而平等之且舉
而空之是其違天棄天逆天已自得罪於天而不可逭
矣而謂能奪天之權以爲人福利何惑之甚也然福利
之說其淺者也以彼其言性言心幽深元渺禁嗜慾疑
於克己戒殺害疑於爲人論因果疑於知鬼神道陰陽
疑於達天命是以彌近理而大亂眞而天下賢智之士
亦從而稱之以擬於大易中庸論語故程子謂其爲害
尤甚而學者當遠之如美色淫聲焉韓子之所闢猶闢

其淺而程子之所闢乃闢其深也嗚呼佛之生也不知何時而流害人心乃至於此此亦氣化之衰而若人乃生於其際乎抑人事之失而於天無尤也廬陵羅氏謂周莊王十年爲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此則佛生之候也其或然與

程子曰老子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

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老子之言非也予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聖人不言有無而事皆出於無心以

其公也老釋皆言無而事事卻出於有意有意於無皆其私也○君子之學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老子初意欲談道之元妙後來卻入做權詐上去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張則更是取道遠惟其不知道而強作元妙故終入於權詐入於權詐則刑名慘覈必有然者耳

老子原不知姓名觀孔子家語所問禮贈言之老聃則作五千言者或其是也若曾子問篇所述老聃言行則又疑殆非薄禮義者存而不論可矣而孔子猶龍之贊一則必非孔子之言說者又謂老子名耳姓李氏字伯陽

及生於李樹之下之說又神怪甚矣及考伯陽魏人所
言乃鍊養之術絕未嘗及於道德而後人乃合之爲一
人又謂伯陽黃帝時人則皆妄誕之甚矣宜韓子歎人
之好怪也老彭商賢大夫世有彭祖八百歲之稱蓋大
彭本陸終氏之子籛鏗封於彭爲大彭氏之祖其傳世
歷夏商八百餘年耳非一人八百歲也老萊子則楚人
有孝行而著書立言頗似老子然其書亦未可信周太
史儋則又戰國時人乃史氏皆以附老子傳中雖史氏
傳疑然終見其附會也今惟以道德經爲據則無爲民
化之說爲曹所以治漢也取予翕張之說及以奇用兵

之語則刑名縱橫兵戰權謀皆由是出也禮者忠信之薄之說則莊周荒唐魏晉清談之俗皆由是起也至若示牝之門爲天地之根等語則方士導引養生之術實亦由是出焉而神仙之說起矣由養生而變爲服食祈不死而變爲符籙禱祠此又其末流之差然老氏以一人私智爲衆異之倡則亂民之刑老氏其又安可逭與

程子曰導養延年此理之有可信者譬如鑪火置風中則易過置密室則能久然縱使鍊養得來亦是造化一大盜若白日飛昇則必無之理〇人有能前知者如董五經之類此靜極生明也〇邵堯夫精於易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

禍脩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堯夫必用推算某更無許多事邵默然

導引服食以養生延年之說大抵本於黃帝素問今觀其書亦大要有近老子處然黃帝時那得有許多書蓋戰國時方士祖述黃帝而爲之也導引服食亦君子所不廢而醫尤濟於用然其說之流因黃老而日離其宗則神仙怪誕之事起焉唐虞三代盛時初不聞有神仙之說卽老子之書具在亦未嘗言及神仙及周衰而穆王有天子之傳離騷有天問之篇昭王有羽衣之夢簡

子有人化之問而其書要皆假託豈有其眞秦始皇始
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卒以亂終至武
帝而文成五利之徒神君竈神之祠紛紛不止其後乃
知其妄亦以見漢武賦質之本明也夫由鍊養而言服
食由服食而有符籙祈禱而大要主於求仙不死而國
之以求仙耗者則秦皇之於徐市盧生漢武之有望仙
汾祀魏明之作銅人承露盤宋眞之有天書玉清宮以
崇道術而滅亡者則魏太武之於寇謙之梁元帝之戎
服講老子宋徽宗之事林靈素以餌方藥而隕身者則
漢成唐憲唐武及明之肅皇厥效彰彰若是世間豈有

神仙皆妄誕耳武帝之言後世何獨不聞也哉顧其人所以獲中人主之欲而使之信從者蓋恆以幻厭小術奇中小數先惑人之聽聞而人主遂驚異而崇信之而好怪者又從而夸異張大其事以謂斯世固眞有神仙不死其人者此方士所以雖敗露誅死相尋而信奉之者終不少悔也朱子綱目於凡方士之見殺者皆書伏誅所以明左道惑衆之誅誠國法之所不容赦也若乃前知之數則本不足爲異蓋變化云爲吉事有祥人物之氣機本與天地鬼神相爲流通而迭相感召而所適之數亦以行乎其間惟聖人之知來以理理則確乎其

不易然誠立於此而物來自照聖人非有意於知來也明不足以燭理誠不足以合天而於是測之以數數之所呈覃思默會委曲推測以傲倖於奇中然要必其人有沈潛靜默之質而志慮不紛乃能有以致之究之雖億能屢中而著一毫推測便是意料之私是以數雖足以知來而君子有不尚也邵子之於易數亦既極深而研幾固非小數奇中之可同年語矣而任數以前知則終非聖人之前知且或使人域於氣數而不思所以立命之功故二程不取夫邵子之數二程且所不取而舉世乃驚夫小數奇中以依附於神仙又何其惑之甚也

然則世無所謂仙乎赤松廣成妄矣然後世如于吉左慈冷謙張三丰輩見於史冊寧不自有其術耶曰白日飛昇必無之理劉安伏誅蕭衍餓死而世俗皆以為仙去傳聞安可盡信也王喬于吉一時之怪幻且安知其果不死也惟人而仙之則竟仙之耳況怪幻奇異之術何益於人祇以亂世黃巾白蓮三代而下以此煽亂者不可勝紀故律法嚴師巫邪術妄言禍福之誅誠不可赦也孫策自死豈以殺于吉哉然則仙之名何自訪乎曰天體渾圓運轉真使飛昇昇於何處竊謂仙者僊也即醫書所謂輕身延年耳又入山為仙仙即山入之謂

也蓋古有隱逸山林自全其天自適其體之士以逍遙養生自逸而當世遂目之爲仙若秦漢間之安期黃石是也仙非白日飛昇之謂而王喬于吉左慈張果妖妄之輩則直謂之亂民不可以謂之仙也

或問齊物論何如曰莊子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〇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嘗謂異說之興由禮之失也禮所由失以文之繁也先

王制禮忠信以立本義理以爲文故人行而安之所謂和爲貴也自周末專事繁文而忠信之本不見無忠信以立之本則繁文只屬拘迫勉强故放曠者乃欲併禮法而一切棄之所謂知和而和也老氏以禮爲忠信之薄正爲其以繁文之禮爲禮而不知先王之禮故也然一棄先王之禮而遂幾同人於禽獸放蕩之禍自魏晉而已極而禮教乃不可復興說乃不可除可勝嘆與

張子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

太虛循是出入者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氣之聚散卽理之所爲所謂體物不遺誠不可揜也氣動於自然而不得已所謂順也得吾體而不失吾常所謂不妄也聖人盡其理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所謂存神之至也佛氏言空寂執無而遺有有夜而無晝言仙者滯於有而不無欲有晝而無夜逆而妄矣豈道也哉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而無二顧聚散

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

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彌滿天地充塞無間莫非此氣而理初不外是矣有者氣無者理隱者理具而氣未行顯者氣形而理卽寓神者理之主乎氣而合一不測化者氣之載乎理而推行有漸通一而不可分也不知虛之卽氣故有道生天地之謂是天地一物道又別是一物此道無處頓放而不得不求之虛無矣以有物爲太虛之累故有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是形爲性累此萬象皆無可奈何他而不得不求之寂滅矣以無爲宗以有爲累是以舉世累乾坤而歸之幻化皆詖淫之辭也○老氏知無形之妙而

不知無形之妙正卽於有形而著是以小仁義而蔑禮法佛氏知有形之累而不知有形之用各得此理之常是以棄人倫而絶萬物二者之蔽本同但老氏有自有無自無意在純任自然佛則併欲盡舉有者而空之滅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此後世神仙之說所由昉也然莊周姑射神人及列子御風之說本皆寓言非眞謂有此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與○釋氏妄意天

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妄幻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蘭友叔祖曰佛氏不奈自一身何卻於靜坐裏千思萬想憑空結撰又遂據他私臆所見認以爲是以故塵芥六合夢幻人世其塵芥六合者不奈六合何故也其夢幻人世者不奈一身何故也故人以釋氏爲空實則不

能空之至者也人以釋氏爲寂實則不能寂之至者也

何則以其自便之私不勝擾擾也而人猶以其高自位

置能妄誕也而效慕而崇信之惑之甚矣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

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

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

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

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

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

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佛氏原不知人物之生皆原於天而將人物之生別看做一件有障礙物事故以人生為妄以死為輪迴受生

又不知人物之生莫非此道而以道別看做一件不生不滅的物事故謂得道則可免輪廻然此等議論尚是佛說之淺者而搖惑得人處卻正恃此

今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

陂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舍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言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佛本言空卻翻說實際及說到實際卻仍舊是要空本旨耳若解道吾儒誠字則不肯去作佛矣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順天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

之衰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道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張陵孫會納降於曹操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臣之於君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

著臣服他更無一個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或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政刑之所自出而欲去之朱子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截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截無實見故亦不脫灑○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卻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静

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芏
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大於
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
實是如此○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老
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雖曰我無為而
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毎毎如此若其
曰傍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
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滿沙界者則又
瞿曇之幻語老氏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
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此因老氏

載營魄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楊朱之言而誤也

學出於老子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老子釋氏有一種低的如梁武帝是得其低的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贊說得好○老子中有仙意○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爲清淨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覡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道家自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富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

老氏之源流敗弊惟朱子言之至爲詳盡老子惟略見得寂然不動意思而不知感而遂通之用則併寂然不動俱未是道故一味苟簡清淨苟簡則凡事退伏以靜勝動以柔勝剛而其用勢必出於權詐權詐之極必至慘覈尅剝無情寡恩毎處自占便宜是則無君之意已在是矣但老氏爲我處尙含蓄又其書道理頗廣路頭頗多楊氏乃專一爲我故孟子力爲闢之然此意所由起亦緣周道旣衰厭世上紛拏畏一身禍害遂耽空寂以求全於亂世故老楊列莊皆持此意見而各率其資之所近或退伏靜觀或荒唐自恣蓋不但老莊諸人卽

荷蕢丈人楚狂沮溺皆是此一副當所以子路說他不仕無義潔身亂倫若使此輩人皆著書其說未必不同於老子楊朱也乃由其爲我之說寡恩深刻而後一變以有申韓蘇張蘇張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足傳世申韓則致暴秦之禍兵家則又本於其權詐之術以有陰符經尉繚子之類漢初尙清淨亦未嘗不任權詐刑名至景宣則全用刑名爲治下流至於王何則又略見於老子之體而不復有老子之用又肆於列莊之荒唐而流禍至斯極矣導引長生其實亦是爲我故別派則又有方士參同契等書及神仙符籙之說符籙已益離其宗

故下稍至於盜賊然其說至今猶足惑人言服餌丹鉛者稟寒之人或可稟熱之人多見危殆辟穀亦非道理蓋養人莫如五穀也導養消息亦惟身體全盛無虧者可以行之若身體本有虧損則多致阻滯痰火昏惑之疾書符籙筆者屢致狂惑失心烜見朋友中以此數事得病隕身者數人矣外丹鍊石成金從無成效好之者每每破家吾友沈臥菴少年事此以致貧窘而符籙之害尤為盜賊叛逆之囮若今之道士卻只是經典科教為人厭禳祈禱雖上清龍虎亦不外是又做佛家三身之像而為三清佛家一法身其本性也一報身其德業也一肉身釋迦本身也其徒因塑為三像事之今謂之三寶是也道家

學之而奉三清一曰元始天尊一曰太上道君一曰太上老君老君卽老子也老子無三身之說而夾設二像失之甚也竊佛家般若楞嚴唾餘而爲清靜經眞誥道授諸篇則全離其宗卑下甚矣然此之爲害卻淺只不合雜奉神怪褻瀆帝天書符頌呪佛家之呪乃彼西竺方語故中國不能解識今道家本中國人而道書亦倣彼作呪雜用唵吽等字陋之甚也竊謂存此項人使如古之巫覡命官掌之只是歌舞事神而不許其僭奉天帝及符呪等項三清等項則一切除之其亦可也至若老列莊子及陰符經參同契黃庭經之屬則雖不能盡除亦當禁人誦習要之教化行而禮樂興則民心自不遷於異說矣○昊天上帝之主奉於道觀而坐三清之下三

皇五帝之像郡縣立廟而醫家奉之皇帝萬歲之主奉於僧寺而坐三寶之下此等皆僭逆無禮褻慢之甚者餘若眞武之神本卽北方元武七宿宋人避聖祖諱謂之眞武三官疑卽古重該脩熙之神別有火官卽祝融黎自禮教之衰併鬼神皆爲異說所盜竊東嶽不當郡縣立廟此皆不可不亟改正餘若神仙怪誕之有行宮寺觀則皆毀之以無滋民惑可也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卽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然今禪家亦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

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人卻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經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是竊列子骨骸及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倘何存語宋景文說前面楞嚴咒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經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摩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卽至善卽此便是不必用辛苦脩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而附益

之所以其說愈精妙只是不是耳又有頑空眞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眞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佛書云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覺寂寂非無覺寂寂即頑空也惺惺寂寂即眞空也然既云寂空矣則物事已盡付之不理耳所謂攝衆有而應變者亦不過任他運水搬柴皆說是道耳豈肯以其心主張萬事者妙乎顧其所以別則緣他面壁靜坐中養得此心有一片妙明在無着中閃閃爍爍所以坐禪入定亦頗有能知來者要之所知究亦都無下落處且空諸所有要此妙明將來何用既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佛氏本自棄其父母今世禪和卻又說出許多孝敬說話謂一子成佛舉家昇天此更所謂遁辭也在生既捨其父母而不事絕父母之嗣而不顧而卻說死後護他昇天何妄誕之甚乎 ○佛法來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倫自齊戒變爲義

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以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耳孔子只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東坡卻要說是未嘗往此便是佛家胡說或問此豈非動亦靜靜亦靜之意乎曰動而不失其理便與靜體無拂此物來順應大公無我之說也然動自是動靜自是靜如說行也是中禮坐亦是中禮則此是可莫說行也不曾行坐亦不曾坐則又烏乎可也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達摩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

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入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葢道釋之教旨一再傳而失其眞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設施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外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敎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文景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强爲是以終

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其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老氏欲保全其身的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私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問佛老不同處曰老莊絶滅義理未盡佛則人倫滅盡禪則義理滅盡○佛老不待深辨只是廢三綱五常已是大罪○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故欲如

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吾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佛氏之說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此正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會稽沈臥菴每對予稱頌有物先天地數語予曰君試參看臥菴卻不肯說予曰我代君參之謂法性不生不滅耳若烜說卻又不然凡人有生神識同歸於盡止有此理不生不滅理雖無形卻於萬象上見不可於天地之先求之今之禪家皆

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麻三斤之說只是隨口拈來大意謂無色無相隨物皆通耳如說即心即佛又說非心非佛是也必欲說入無理路處足見其淺陋之又以深矣又嘗見棲霞語錄細大辨此等咒祖罵佛者之非蓋以其太穿鑿放恣也

〇佛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此是源頭錯處

〇作用是性此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刀胡亂殺人亦可以為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若疾行先長則謂之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

謂之弟耶運水搬柴之說即莊周道在螻蟻矢溺意也何謂佛麻三斤何謂佛乾屎橛如何是西來意曰須彌山等語皆是從莊周脫胎○有人言脩來世者曰今世不脩脩後世何也○德粹問人生則氣聚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地獄之說明者自不待辨然卻為後世人君刑賞不得其平如岳飛以忠見殺秦檜以姦淑終之類人心不平故異端得為是說以惑人其意亦欲以勸善懲惡然程子有云君子以誠教人人猶有不化者況以僞誣人乎炟謂生不畏王法矣安知死畏冥誅齊民以刑已非善治況冥刑哉且佛氏設地獄以懼人矣而又謂求佛懺悔可以免罪則是教人為惡也曰嘗記前輩說除卻浮屠祠廟天下便知

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脩橋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單子以道茀不可行知陳之必亡孟子以輿梁未成譏子產之不知爲政是脩橋造路皆王政之務也凡祀有其廢之莫或舉也非其鬼而祭之謂之淫祀淫祀無福此王政之所禁也後世惟王政不脩故橋路不脩造于王者之令而脩造於浮屠之募化祀典不秩於宗伯之官而爭趨於異說之淫祠矣是以君子貴反經也）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弟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浮屠本無父之教且務民義則遠鬼神矣諂鬼神則棄民義矣浮屠氏率人以諂鬼神而棄民義是敎民不孝不弟者乃浮屠氏也）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其祖師所傳敍

士大夫好佛者多爲贊皷其間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卻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今設醮者猶以五斗盛米安五方神主插紙旗之屬其俗然也洵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其問漢時如鄭康成注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形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個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個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

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

○佛氏爲逋逃淵藪○自伊洛君子之後諸公亦多闢佛矣然終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佛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於性與用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脩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雖功用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爲故棄君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魏才仲侍側問其故曰如今未有

此病然亦不可不知譬如人食物欲知烏喙之不可食須是認下這底是烏喙知此物之爲毒則他日不食之矣若不便認下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不食之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絕矣譬如火之焚林將及于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也

佛氏之源流毒害亦惟朱子言之至爲詳盡佛氏只認得此心之虛靈知覺爲性而不知虛靈知覺中有萬物皆備之理因是恐外物之攻取不息爲吾心虛靈本體之害而遂欲杜絕而禁持之及禁持之不得則舉而付

之空虛無用之地此空寂二字實佛之本指然也既舉事物而付之空虛則此身亦自覩為空虛假託之身而飼虎餐鷹皆所不顧於是又轉而有慈悲普濟之說此亦自離其本旨矣然此實非其所重惟是全得此虛明靈妙者存而不失則天下不顧國家不顧父子君臣不顧併一身皮肉亦所不顧蓋凡此皆是空虛假合之物足以亂吾靈明之性而不能以養吾靈明之性故也此佛氏之本指也老氏言無為釋氏言空寂其說本相近然老氏有生於無則猶有有之用只是其有與無既分作兩截則有有之用處不得不出於權詐然其說猶為

近情且得一身自在佛氏則併有者而一切無之其說甚不情而亦太自苦矣西天二十八祖其傳授殆未敢知然只以初入中國之佛經四十二章觀之則苦行齋戒因果報應其說皆無奇特梁武帝齋戒捨身何等苦行然要是怵於福利未睹其根本也佛徒自攝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楚王英始尊信之然崇事之者尚寡至東晉而中國譎誕之徒乃摭襲列莊之意以附益焉齋戒之宗乃變而爲義學若遠公支遁沙門道安之徒般若心經大波若經六百餘卷節刪爲心經一篇楞嚴金剛維摩圓覺諸經之類皆經刪潤經營而說乃漸超高妙如列子有骨影及其根云云佛

書則有四大分散我今妄身當在何處之說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書因有六根十八戒之說其餘若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及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又如實地理際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拾一法等語雖極高虛元渺任意掀翻然要不外列莊適遇齊物遺意又所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陰符絕利一源便到至道意也何謂佛麻三斤乾屎橛之禪即莊子道在螻蟻矢溺之說也

達摩又變而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而禪學始興從前苦行齋戒講議經典皆可視為贅設矣是以苦行齋戒者則謂之律議論經典者則謂之教單提直指者則謂之禪此所以愈出愈奇而義理於以滅絕齋戒苦求其空尚不能索性經典演說得高尚有議論至禪學則空得索性眞是無拘無束矣然齋戒者已無人倫至義學而愈無義理至禪學而義理人倫乃盡廢絕佛氏之害於斯甚矣而又有慈悲布施因果報

應懺悔祈禱之說爲足以讋惑愚蒙而濟其姦佛法之爲害蔓延天下沈浸人心殆於是引牽而不可除固結而不可解矣魏太武盡誅境內沙門唐武宗詔毀天下招提藍若僧尼並勅歸俗似乎毅然知所惡矣然太武則崇事寇謙之武宗則溺於趙歸眞是正如二女妒姦而主者暱其所私則一女見醜矣豈眞知所惡者哉周武帝廢佛道教毀淫祠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學斯庶乎得好惡之正與然周武之於儒亦非克知灼見而能實本於身以見於行事者則所謂一聖賢之學者亦不過崇其名焉已耳況魏周號令皆不及於天下而止行

於境內而魏文唐宣又皆已崇奉佛法守文子孫不克負荷異端其何以能絕也唐傅奕韓退之宋二程橫渠三蘇之輩立論皆常闢佛及蘇氏不惟不能闢之後且趨而附之而程子之門人立說過高且有自淫於釋而不自知者正程子所云執理反出其下矣况齷齪小儒心且營營於利祿生死之間而無所執守而又安能闢佛也哉朱子奮興乎程張之後以上承洙泗心傳於是道統之傳自我朱子任之乃窮流溯源盡發佛氏之藏而儒釋幾微之辨是非之介於以大明使後世學者知所決擇以不惑於似是之非而當時南軒東萊之屬及

勉齋西山諸賢又皆能有以左右先後之夫亦既云盛矣惜乎載之空言而不獲見諸行事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與且當時浙紹之學流爲功利（如陳同父輩）豫章之學偏於主靜（如象山兄弟）相與梗閡其間而陸氏認取一心更幾以淪於禪寂其學演於張九成流於陳獻章大闡於王守仁而其徒授受相承果至引三教爲一家談之者至今未已吁嗟乎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異學之成爲異學也往往然矣而安可不急爲之別白與且異端之無忌憚也毋毋譎誕攤贓援儒入墨於吾儒闢佛之言則强語謂之護法於退之永叔輩則攀引以續傳燈（釋子因韓

歐闢佛之巫乃僞作韓歐別傳蓋因韓子有參太顛事及永叔大一居士之稱而遂肆其汚謗也抑知韓子答孟尙書書已自言甚明又道家亦攀引韓子謂爲韓湘所度去升仙則因雪擁藍關之詩而汚巇之也其無忌憚如此

靈源有伊川之帖

石林過庭錄載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以爲己學是爲洛學朱子云某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諸子眞帖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始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己說也又考語錄別條與諸子眞帖者僧靈源也

朱子有口過之悔

烜向於浦城僧寺見一書前畫三敎一家圖後乃伸其妄誕之說大約謂宋儒惟周茂叔爲誠實君子而於程張則歷毀之又謂二程遺書中闢佛之言皆朱晦菴所僞託晦菴於臨終時自言生平無他不善但恐口業深重云云此書不記何名料想蓋林三敎主等所造無忌憚至矣獨稱茂叔者以周子書中末見闢佛語也

嗚呼孔子程子朱子而可污而誰

不可汚也汚孔子者如謂世尊使儒童菩薩降生東土而爲孔子無位之難爲徵而空言之難爲力也此程子所以比之美色淫聲朱子所以比之焚林之火攘𧸘之賊也可深懼哉老釋二氏莫非異端而老氏則已衰颯獨釋氏之猖狂如此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誰與碩果不食其亦有來復之機耶

師儒

道統之在師儒變也自堯舜禹至於湯自湯至於文武皆聖人作於上以正天下之人心而立天下之極則在下雖有聖人亦不過輔盛明以後先廸敎而已又何庸立言垂

教俾當世別有信從以自外於一德同風之盛哉惟是聖王不作禮樂崩壞異說𧇊起無所維持而世道人心於以大壞於是在下之聖人乃不得已而起而身任斯道之傳而後之繼起而有天下者又不能本天德以行王道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之治繼世者苟治自安亦不能用在下之聖人以自輔使得以盡行其道而致治於當時徒使在下聖人獨抱憂民之志以曉曉有言冀斯道獲以空言得明而維挽世道人心於萬一則是道統之所以存而不墜乃獨賴有師儒然而非聖人之所得已也是以諸侯橫而孔子乃作春秋楊墨興而孟子自居好辨黃老刑名縱橫

兵戰之術與六經之說廢而董子乃發憤於下雖老子釋迦之教盛行而韓子乃奮筆於原道異說之流不息而學者之志日紛在上無道德齊禮之治在下無躬脩實踐之儒而濂洛關閩數君子乃由斯起焉道統之在師儒不有自與作而在上則其事行處而在下則其說長在上在下其道同也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垂萬世斯道之正者孔子也故以師儒而任斯道之統以一天下之趣者乃自孔子始

傳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父叔梁紇爲魯陬大夫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陬邑三歲而孤孔子少陳俎

豆習禮容以爲戲長而睿智年二十仕魯爲委吏又爲乘田二十二歲設教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參史記世家家語二十四歲母顏氏卒二十八歲學官於郯子二十九歲學琴於師襄三十歲齊景公如魯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小而辟其伯云何子曰能舉賢也雖王可矣參史記家語左傳三十一歲齊景公來聘遂適齊齊侯將致邑於孔子孔子辭謂弟子曰言未行也三十四歲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宏私謂劉子曰聖人之興也孔子在周觀乎明堂及后稷之廟知周之所以興也自周反魯道益尊弟子蓋三千焉參家語三十五歲適齊三十七歲聞韶樂學之三月景公將

用孔子晏嬰沮之公曰吾耄矣不能殫孔子之學也孔子行反於魯參史記世家四十七歲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以德爲教以道爲治升爲司空以土任物物咸宜五十歲爲司寇國無淫人市不僞飾民興讓客至如歸參家語五十二歲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侯將以萊俘刼公孔子曰奈何以裔亂華齊侯心怍而麾之歸而反魯汶陽之田五十四歲仲由墮三都五十五歲攝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子路曰可以行矣子曰彼將郊若不廢禮猶可止也郊又不致膰於大夫孔子不脫冕而行師己追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

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桓子聞之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參左傳家語孔子去適衛主顏讎由家五十六歲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御以策指曰昔吾入此由彼闕也匡人疑以爲陽虎而圍之五日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匡人其如予何乃使從者爲甯氏家臣於衛匡人圍解史記世家反衛南子請見居數月靈公不禮孔子醜之去適曹又適宋宋向魋欲殺孔子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微服過宋又適陳主司城貞子家五十九歲自陳過蒲蒲公叔叛衛要孔子盟曰無適衛孔子許之過蒲曰要盟非誠遂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聞簡子之殺三士也至

河而返反衞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未之學也遂行如陳在陳絶糧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楚子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楚子欲封孔子子西沮之孔子自楚反乎衞六十八歲魯人迎孔子孔子反魯史參記世家論語知道之終不行也乃贊易定禮正樂删詩書又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因魯史而作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而經終焉孔子卒於魯襄公之二十二年卒於哀公之十有六年子伯魚先孔子卒孫子思受業於曾子之門

孔子之門弟子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顏淵爲

最餘具體者則曾子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德行稱各因其材德之所近而成之者則如子貢宰我季路冉有子游子夏公西華子張有若子賤南容漆開子木之徒或以言語政事文學稱或以禮樂著或以氣象似或以傳經顯孔子授易於商瞿子木授詩禮於子夏授春秋於子夏左邱明授孝經於曾子顧六經載道之文而好學者則獨稱顏淵誠以實踐力行之功固不徒言語文辭之迹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

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淵冉伯牛子路皆先孔子卒孔子尤惜顏淵曰天喪予天喪予後孔子旣沒七十子之徒皆服心喪三年子貢獨築室於場又三年而後去孔子旣沒羣弟子散之四方各

以其所得傳授及門而卒傳孔子之道於來茲者曾子也

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〇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

中非爾力也
周子曰道德高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朱子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

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當衰周時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云云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然據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呂東萊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己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以上孔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年十六受學於孔子篤實力行積久不息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

子曰唯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性篤孝事繼母敬養不衰每讀喪禮則涕泣爲不逮親也孔子没曾子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歌若金石魯君致邑辭之不受參論語劉向說苑設教於武城子思樂正子春公明高公明宣之徒皆受學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故君子之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檀弓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

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論語檀弓曾子述孔子所言大學敎人之法以敎門人門人子思之徒乃述曾子之意而作大學後門人惟子思得曾子之傳子思往來於魯衛之間魯衛皆不能用困于宋乃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參孔叢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曩從周茂叔遊茂叔常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顏子簞瓢陋巷猶是萬鍾猶是

問顏子初時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

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禹與顏子雖同道禹比顏子又粗○問顏子優於湯武如何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以上論顏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個誠篤○曾子易簀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者則固未嘗離乎孝弟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

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之學大抵力行意多以上論曾子

楊龜山曰孔子歿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這等剛毅之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如云事之云乎豈日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麽樣剛毅二條

論子思

孟子名軻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騶父激公宜生孟子三歲而卒母仉氏慈惠貞定教子以禮擇鄰而居示之以無誕子長就學未成而歸母斷機示之孟子懼而力學受業於子思之門參闕里志列女傳史記列傳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乃遂居騶自騶如薛又如宋去宋適滕滕小國也不足為用乃復之梁見襄王不合而去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獨稱言仁義動

法三代故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參史記列傳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孟子醇乎醇者也○孟子之時楊墨塞路正道不行孟子辭而闢之使學者知孔子之道崇仁尙義貴王賤霸雖空言無補而亦存什一於千百之中故愈嘗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此也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

也

朱子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以上論孟子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未改耳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則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則無孟子之書言孔孟

程子曰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子在陋巷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朱子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高遠然終不及曾子曾子平日是個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的人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自先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本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

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相似○問顏子仲弓不同曰聖人道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旋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以上論顏曾思孟子貢仲弓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强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强宰我是也○曾點漆雕已見大意○今人毋狹小游夏殊不知古之學者優游饜飫有先後之序今人好高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止在此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的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子路全義理○子路仕衛之失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個務外的人子游是個高簡虛曠不屑細務的人子夏是個謹守規矩嚴毅的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顏曾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俊○子游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身通六藝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

通高暢宏達則其所謂文學者固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知方之效蓋有不足爲者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然耶
眞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淸簡公曰有子論爲人則務孝弟論禮則以和爲貴論加

蘇則言足民而語氣渾和自盡道理亦似聖人之一斑與

以上論孔子門人

問孟子恁地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皆無所得何也朱子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烜按此亦見孟子難學處亦是孟子成就人材有未能如聖人處○此論孟子門人

孟子既沒而聖人之道失其傳於是趙人荀況遊於齊為祭酒齊人讒之荀況逃之楚楚春申君黃歇以況為蘭陵令況著書立言大約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孟子子思為害道雖亦主言仁義大本謬矣後其徒李斯事秦佐始皇兼併天下始皇盡焚百家之書坑儒生於咸陽聖人之道

經盡矣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荀子既不識性又焉知誠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謂荀卿言性亦是敎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旣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眞箇同曰異須求其眞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

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反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曰亦得之以上論荀子

漢惠帝四年始除秦挾書之禁而遺經漸出於是易有田何書有伏勝詩有申公轅固生毛公春秋有胡毋生瑕邱公張蒼賈誼之徒禮有后蒼徐鄉之輩樂有文侯老樂工

及河間獻王之獻然是時文景及竇后方尊嚮黄老苟簡爲治未知尊信儒術而申韓蘇張之術又雜然並進儒者專門受經不過訓詁章句之末鮮有得於前聖之心爲有以備諸身而思措之事業及武帝卽位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帝親策問古今治道廣川董子仲舒乃對策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句未是）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

奸其間者是以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就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於國設庠序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上復策之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秦師申韓之說

憎帝王之道以貪很爲俗誅名而不察實是以百官皆飾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道僞飾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求賢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

德不宜恩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有賞所貢不肖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對曰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容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美惡之極

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

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消膏而人不見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之謂也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所救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由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分限所予大者不得取小古之所予祿者不力於食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子之位當

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悅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天下者請皆罷奏可初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時公孫弘亦治春秋以曲學阿世致位宰相董子譏其從諛弘嫉之帝兄膠西王尤縱恣數殺二千石弘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仲舒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主皆正身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說春秋聞舉得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董子所言性命之理率多未瑩而說經長於災變其所言治體則皆切實

平正至於黜功利辨中韓尊孔子則大有功於道統雖未獲見用於當世而世亦由是知儒術之可尊黃老之術寖衰矣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〇漢儒近似者三人大毛公董仲舒揚雄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語皆好〇董子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眞見得這道理〇問性者生之質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以情爲

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

眞西山曰董子言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遊聖人之門淵源所漸豈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可歎哉以上論董子

董子而後諸儒類皆淺陋至元成之世成都人揚雄始以好學覃思特聞雄之學不爲章句訓詁簡易佚蕩清靜寡言少嗜欲不汲汲富貴不戚戚貧賤家無擔石之儲晏如

成帝時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列哀帝初又與董賢同官及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雄閉門草太玄經或有嘲雄之玄尙白者揚雄乃作解嘲荅之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好古自安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法言訓纂方言廣離騷等篇而太玄法言爲最當時人皆忽之惟劉秀（即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免乃自投閣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弗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

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恥之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古之所謂言孫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不可已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太玄之作贅矣○揚子不見道

楊龜山曰揚子雲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旣定卻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外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嬴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太玄八十一首卻是分陰分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

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以上論揚子

程子曰荀揚已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荀卿才高學陋揚子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善惡混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荀揚不惟

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是伊川謂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恕乃是看人不破○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韓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總論荀揚

釋氏之入始於東漢明帝虛無之禍蕩於魏晉之間宋齊梁陳南北分裂至隋文而天下統一仁壽三年龍門王通乃詣闕獻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

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遂刪述兩漢以來高文武宣之制曹劉沈謝之詩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典禮以續書詩禮樂又嘗贊易又自筆削宋魏以來南北之事爲元經以正統與元魏而自附於春秋大業末卒於家門弟子私諡之曰文中子又集其生平論說而附益成書曰中說其書大抵粗有可用之實而於道之本原則未有所睹其續經爲尤妄又謂梁武元之滅亡非釋迦老子之罪則其無見於道亦可知矣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傅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

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卻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跡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附會○續經甚謬恐無此○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的要做孔子他志亦不卑但不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卻不去學卻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卽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

也難分別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〇中說被人亂
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只是老釋問過法
言否曰太過之〇文中子之書太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兼
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
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〇王通也有好處只是無本
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個三代他便自要比孔
子不知如何比得以上論文中子

唐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少孤其嫂鄭撫之愈自知讀書日
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擢進士歷官四門博士
監察御史德宗朝愈上疏論宮市帝大怒貶陽山令有愛

在民憲宗元和初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故比部郎中史館脩撰進中書舍人憲宗方有事於蔡愈勸帝以斷及裴度以宰相視師度奏愈爲行軍司馬蔡平遷愈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迎佛骨愈上表極諫帝怒將殺之以大臣救貶潮州刺史愈上表謝帝頗感悔而皇甫鎛排之潮有鱷魚爲民物患愈爲文告之鱷魚爲之南徙數百里自是潮無鱷魚之害改刺袁州袁人多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則後入之愈爲計庸得贖者七百餘人愈在潮時嘗與僧大顛遊及還袁州尚書孟幾道遺愈書以信奉釋氏爲

勸愈乃復書曰有傳愈近少信奉佛氏此妄也君子立身
行己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法可師俯仰無愧
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類至胡為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
法而從異端之教以希福利也借使佛氏能為人禍福亦
非守道君子所懼況萬萬無此理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而闢之以昭聖賢之道於千百之什一而後世復倡釋氏
於其間其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
孟子然使前聖之道得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憾天
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烏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
以從於邪也穆宗朝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

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帝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廷湊以兵威恐之愈厲聲詰責廷湊諭衆士以禍福廷湊恐懼屈服愈歸復命帝大喜以愈爲吏部侍郎宰相李逢吉忌之以愈爲京兆尹六軍相戒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尋復以愈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佛自東漢入中國好者尙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王主於士民莫不尊信韓子獨惡其蠹財惑衆故力排之嘗著原道及原性原毀師說等篇韓子沒其書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又稱其闢佛老之功不在孟子下云然惜其終有

文士之習而鮮實踐之功於聖人之道終未足以升堂而入室也要之有唐之世則惟韓子一人而已

程子曰古之君子脩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子亦近世豪傑之士

朱子曰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曰只爲他說

得用又遺了體○又曰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卻甚有意義○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原性人多忽之卻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以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之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個影子○問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讀墨篇卻謂孔子必用墨氏墨氏必用孔子何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

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問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也眞是有崇信意他是貶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卻不是從裏面流出義剛曰他說明德卻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的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事只有個王通韓愈好又不全陳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

以上論

韓子

朱子曰韓子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仔細理會揚子爲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也直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的工夫道理不是如此添兩作三爲天地人事事要分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看來其學似本老子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等語　韓子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文中子之書多是後人添入謂疑出於阮逸之輩惟是論世變因革處極好

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之華揚子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

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又問子雲與康節何如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卻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看來退之勝似子雲○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絕此退之性分三品之說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歸著退之所以不易及也 總論荀揚文中韓子

自文武周公既沒而聖人之道不行仲尼孟軻既沒而聖人之道不明聖道既衰而好異之徒乃敢出其說以惑天下且與吾儒相角抵爭為雄長歷秦漢及唐以至于宋中

間所號爲儒者雖罔不誦法孔子著書立言然根荄稍秕乎鮮有當於儒者之眞而與於聖人之道矣就中彼善於此則自漢董子興而天下始黜申韓之術唐韓子出而天下始知佛老之非是大有功於道統者其在二子與宋興而敦尚儒術濂洛關閩諸儒藹然興起踵頂相望焉是天之嗇於漢唐者其乃以特鍾於宋與

宋濂溪周子初名敦實以避英宗諱改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出而爲政也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决周子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

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周子力爭之王逵不聽周子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乃得釋時二程之父大中大夫珦通判南安知其學爲知道也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然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穢汚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熙寕六年年五十七而卒所著有太極圖說易通數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辭質而義精上承孔孟之淵源下開來學於萬世而襟懷灑灑雅有高趣家在營道之濂溪及官南康因居廬山麓有溪焉濯纓

而樂之遂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學者因稱之為濂溪先生云

程子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曰與自家生意一般

李延平曰黄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個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

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横妙用只是這數個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從理上看則用處大從數自是細碎○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

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的人

蔡虛齋曰濂溪蓋宋之仲尼而二程則宋之顏閔也先生畫圖屬書開萬古之羣蒙則繼孟氏之傳者微斯人其誰與歸以上論周子

拔鶴林玉露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歸求之六經乎遂不復見是可知周子知人之哲而衛道之嚴矣世傳周子之學得之陳希夷是雖其說有因而要之聖學淵源則周子所自得非希夷所能與也又或者謂周子之學出于壽巖禪師此亦猶謂程子洛學之得于靈源也今釋子盛傳謂濂溪歸老九江於歸林寺結青林社以與眞淨禪師遊比於蓮社此皆援儒入墨異端之誣肆無忌憚耳周子嘗題大顚堂有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老佛非不識大顚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以是觀之周子之繩韓子而羣誣不待辨矣

程伯子名顥字伯淳太中大夫珦之長子也家世河南年十四五便學聖人十五六時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登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

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疾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歷知扶溝去邑之日哭聲震野改著作郎神宗熙甯二年呂公著薦之爲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伯之辨有天理人欲之分綱常純駁之異帝敬禮之數召見伯子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神宗任用安石行新法中外皆以爲非帝令顥詣中書議之安

石方怒言者盛氣以待伯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荆公愧屈伯子因上疏言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寖衰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省乞賜降責乃黜爲西京路同提點刑獄固辭改授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及神宗崩哲宗立高太后聽政始悉罷新法而論者莫不深罪安石伯子曰新法之行實吾輩激之未可獨罪安石也會太后召伯子爲宗正寺丞未至而卒年五十有四伯子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常以經濟爲心方召用而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

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鄉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叔子又曰先生將進覺斯人而退明之書不幸早世皆

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呂與叔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强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

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以上論明道

叔子名頤字正叔力學好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元祐

元年高太后臨朝輔臣司馬光呂公著乃共薦之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抱經緯之才負制作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以爲天下矜式召爲校書郞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叔子乃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聦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是歲帝命程頤等脩定學

制程叔子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厲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於是天下咸知有性命之學二年叔子疏請就崇政延和殿上坐講曰本朝故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尙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之意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能道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

益尊若勢位則崇高至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於帝前侍立終日不懈帝雖諭以少休不去也而叔子入侍之際容貌甚莊人或以問叔子曰夫子之嚴視潞公之恭孰是耶叔子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蜀中蘇軾以縱横排闔之文取名當世方見知於太后恃才放浪謂程叔子爲不近人情深嫉妒之每加侮玩會輔臣司馬光卒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之叔子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

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於是程子門人賈易朱光庭等劾軾以館職策問謗訕而胡宗愈孔文仲顧臨之黨遂力詆程頤不宜在經筵叉會帝患瘡疹不出數日叔子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宰相曰不知叔子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以叔子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遂罷頤管勾西京國子監於是乎當時有蜀黨洛黨朔黨之目（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輔之洛黨謂程子而朱光庭賈易輔之朔黨謂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之徒也）蘇軾且上疏言曰臣深嫉程頤之姦不假以辭色云云七年太后復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頤力辭遂差管勾崇

福宮時頤以服闋擬除判登聞鼓院而蘇轍沮之故改是命及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哲宗親政盡反元祐之政放逐高后輔臣而言者遂論程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乃削程叔子籍而編管之涪州元符三年哲宗崩徽宗立韓忠彥進開言路之說向太后亦矯紹聖之失而叔子得自涪歸德器益進亡何徽宗親政復紹聖之舊蔡京用事追貶元祐黨人建中靖國元年立黨人碑於端禮門言者希京意旨論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毀叔子出身文字及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

河南盡逐學徒叔子乃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叔子之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傳春秋傳以示學者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以成就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者大觀元年叔子卒年七十有五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厥後豫章羅仲素學於龜山楊時延平李侗學於羅仲素而朱子亦嘗受業於延平李氏之門聖人之學乃至我文公朱子而大備焉

程伯子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
成就之則不敢讓
朱子曰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其實伊川謹嚴雖大故以
天下爲己任其實不似孟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
其貴以上論伊川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
甚誠切亦於天下之事儘記得熟○學者不可謂少年自
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鋭然欲學聖人今
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

子之無我

胡五峯曰二程倡久絶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朱子曰明道德性寛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安石行新法時所設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邪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

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嘗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才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某說大處自與

伊川合小處卻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合論二程

張子名載字子厚長安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遊喜談兵張子說之嘗欲結客取洮西之地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張子讀其書雖愛之未以為足又訪諸釋老累

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說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尹和靖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虎皮曰吾平日皆亂道有二程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事之乃歸陝西想即此時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其名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者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神宗熙寧二年呂公著薦之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因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以載為崇正院校書

一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法張子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雕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荆公默然未幾移疾歸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辯鬼神其治家接物有禮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嘗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有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

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復引疾歸熙甯十年卒世稱横渠先生著正蒙西銘東銘行於世程子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某接人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子厚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朱子曰横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問横渠之教以禮爲先恐初學或未嘗識禮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

齋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横渠卻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即西銘示我廣居以上論張子

郤子名雍字堯夫共城人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又游河汾以至淮海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退居共城百泉之上單思於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大名王豫

天悅博達之士與之語三日大驚服北面師事之衞人始知其爲有道之士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及四方遊可已矣乃更走吳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年三十餘遊於洛乃定居焉洛人久而尊信之四方學者及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焉邵子教人必隨其才分高下不驟語而强益之也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春秋時乘小車出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聞其車聲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無不悅之少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學益老德益劭司馬光以兄事之朝廷屢徵辟不就熙寧初

新法之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邵子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邵子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程伯子嘗與之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年六十洛人爲買宅富弼爲買園以居之隆冬盛暑則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所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及疾革司馬光張子二程晨夕候之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程子爲墓誌銘稱其道純一不雜汪洋浩

大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程子曰吾從堯夫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內聖外王之道也○世之博聞强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才爲之才覺得難便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澈於小小節目上猶有

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〇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以上論邵子

自孔孟而後千五百年至周子而道統之傳始續乃微而未大顯於世及二程張邵並興而師儒乃大顯於世道學昌明猗與盛矣橫渠學力未熟康節微近老莊故英才淵藪多在程門呂與叔敦篤縝密呂和叔任道擔當游定夫資質溫厚楊中立穎悟高才林大節魯而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呂進伯老而好學范淳夫色溫氣和謝顯道切問近思尹和靖張思叔皆晚來所得佳士楊應之偉度過人

是皆所見稱於程子者其餘若朱光庭侯師聖郭沖晦之徒未易殫數然呂謝游楊其所稱最顧門人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因以門戶各分歧者或不能有以發明高者又或終流於釋氏而不自知故不待七十二子之徒散而大義已有乖者朱子之所爲深嘆也與叔文多不純定夫未獲施之事業上蔡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程子敎人綱領然矜而過高則終不離禪底龜山出處不無可議而論亦不能無偏則甚矣聖道之難其人也然而吾道其南龜山之學一傳而有羅豫章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再傳而有李延平冰壺秋月瑩澈無瑕而胡康侯之大冬嚴雪松

柏挺然則上蔡之所爲啓發居多康侯之子致堂五峯未始非豪傑之士也以上論程子門人及胡氏李氏諸儒厥後朱子出焉初往來於劉氏胡氏之門繼從游於延平李氏而道統之傳乃終屬之我朱子焉以擬中天卿雲復旦矣

朱子名熹字仲晦新安婺源人也父韋齋先生松生朱子於建陽朱子生而穎異甫七齡授孝經一閱輒題其端曰不若是非人也嘗與羣兒戲沙中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則八卦也及稍長睪然有求道之志韋齋先生知饒州疾革屬朱子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道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韋齋先生卒既卒服奉遺命以告而稟

學焉十七歲登進士任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李延平稱其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日講學極造其微其學大要窮理以致知反躬以實踐而以居敬爲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士翕然從之紹興二十九年高宗聞其賢召之不至三十二年高宗傳位孝宗嗣立詔求直言朱子乃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和議疑之也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强視吾

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而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根本之地亦在朝廷而已矣隆興元年詔朱熹入對熹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又以與洪适論不合罷歸乃脩通鑑綱目以紹春秋乾道四年閩饑郡艱於食朱子爲立五夫社倉以濟之朱子請於府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其民使夏受米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四年以元數六百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

缺食其經理之法以十家爲一甲甲推一人爲首五甲則推一人通曉書數者爲社首其逃軍及衣食不缺者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人口之數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焉其以濫惡不實還者有罰置籍以治之時魏掞之亦立社倉而概不加耗息以故不能久行云　九年陳俊卿劉珙交薦之累召不至帝嘉其安貧廉退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三年龔茂良力言熹操行耿介乃召熹爲秘書郎或讒之熹力辭遂改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復起熹知南康軍值歲旱朱子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又訪唐李渤白鹿洞遺址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六年夏以旱求直言朱子疏言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

立必親賢遠佞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君心可得而正今宰相諫臣皆失職而陛下親信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無恥以盜陛下之柄使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帝讀奏甚怒趙雄力解之乃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八年宰相王淮以楊萬里之言而薦朱子帝以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熹拜命單車至部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大輳集且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所及人不及知官吏憚其丰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乃進熹直徽猷閣朱子

因條陳乾道社倉法上之於朝詔下其法於諸路朱子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朱子按得其實而仲友爲宰相淮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會朱子論之淮匿其章不上朱子論益力章凡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朱子朱子以密邇父母之邦辭不拜遂乞奉祠淮以仲友故怨朱子乃引陳賈爲御史以爲沮朱子之謀十年賈疏言近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愼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誠意正心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而謂己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非假名濟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病帝以爲然由是道學之

名遂貽禍於世矣十五年王淮罷相周必大薦朱子為江西提刑朱子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朱子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及入對首以存天理遏人欲為言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會兵部侍郎林栗以與朱子論易不合遂劾朱子竊張程餘唾妄自推尊繩以治世之法實為亂人之首乃復命熹江西提刑御史胡晉臣劾林栗喜同惡異黜栗知泉州除朱熹直寶文閣奉祠朱子將歸投匭進封事言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

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陛下之心心正則六事無不正矣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熹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朱子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孝宗避位光宗嗣立是歲大學章句或問成紹熙元年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道學之議少沮朱子知漳州請行經界法從之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乃復起朱子知潭州五年寧宗即位素因黃裳彭龜年聞朱熹之賢乃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子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時光宗避位居泰安宮稱太上皇奏以愛惜名器

博延儒臣專意講學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道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至於便殿奏四事一言當負罪引慝盡禮以得親心二言帝王之學三言湖南財計四言湖北猺人侵擾之事熹毎進對務積誠意以感上心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時相趙汝愚疏而寡謀韓侂胄恃定策功以傾邪與政右正言黃度疏論侂胄之姦侂胄以內批黜度知平江府朱子因上疏極言四事一言妄興土木恐民怨望生變二言定省徒備虛禮恐無以致親權三言陛下即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給

舍不及議中亦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四言殯宮之卜偏信臺史疏入胄佐大怒使優人王喜裒冠大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遂內批除熹宮觀汝愚疏留不聽中舍陳傅良封還錄黃劉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朱子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嚴見憚既去而姦臣益無所忌慶元元年侂胄既逐趙汝愚而劉德秀希侂胄意旨首建偽學之論謂貪黷放肆乃人之眞情而廉潔好脩者皆偽為也胡紘以隻雞罇酒之鄙請禁偽學之黨先是胡紘未遇時嘗謁朱子於婺源朱子待學徒惟脫粟之飯不能為紘易紘不說語人曰此非人情隻

雖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及爲御史遂銳意以攻擊朱子爲事沈繼祖誣以十罪且言熹剽竊程張餘唾以喫菜事魔之術簧鼓後進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遂削朱子秘閣脩撰官而竄蔡元定於道州時朱子家居方草封事欲陳姦邪蔽主之禍以明汝愚之寃諸生諫恐買禍元定請筮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取藁焚之已而削竄詔下元定奉詔怡然就道朱子及從游者餞之於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元定神色不異平日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節可謂兩得矣元定至舂陵從之者謂宜謝絕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天降禍

慮于我躬非㗊尸塞向所克追也貽書訓其子曰獨行不
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之獲戾懈厥志也在道逾年而
卒時攻僞學者日急士稍檢束以儒自命者無所容身從
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
門不入而朱子日與諸生講學不輟或勸其謝絶生徒笑
而不答慶元六年疾革正坐肅衣冠就枕而卒是日大風
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赴遠者爲位而哭朱子所著
周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經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大極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
異所編次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

家禮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近思錄程氏遺書伊洛淵
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通解未成付門人黃勉齋成之又嘗手定二典三謨而書傳未
成付門人蔡九峯成之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
予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
矩惟闇然而自脩或庶幾乎斯語
黃勉齋曰先生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
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
正統在是矣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
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

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世謂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
傳始晦於是竭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語孟
易詩數經旣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
矣而於書於春秋於禮樂則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
成書而大旨固已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著有綱目理亂
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則爲之裒集發明使不至
於泯沒張程門人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則爲之區別
取其長而不沒其短南軒東萊同出其時先生志同道合
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
求道而過者不立文字不假脩爲守虛靈之識昧天理之

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矣（此謂陸氏之學）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功利之私（此謂陳同父輩）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鮮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敎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先生歿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

至先生未嘗用意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大自筮仕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李果齋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臻其極者先生一人而已孔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孔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以上論朱子

時與朱子道合志同而相爲羽翼惟南軒東萊二人而東萊又不如南軒之粹然要可見德之不孤矣南軒張子名栻字敬夫張魏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父浚愛之教之莫非仁義忠孝之事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絕與之末孝宗嗣位帝召栻赴行在栻進言陛下念宗社之

雠耻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发即天理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毋使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异之时史浚都督江淮开府建康而栻内参赞机宜人皆以为不及乾道三年刘珙荐其学行七年入为左司员外郎兼侍讲栻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以人主意悦而有所随顺其违小人尤严尝肩舆遇曾觌觌举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棂觌惭手不得下栻在朝仅一年召对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倖屏谗谀故宰执近习皆惮之会张说以后戚夤缘入签书枢密栻首疏切谏且诣相虞允文责之曰近习执政自相

公始允交懟憤不堪而說亦不果拜八年罷栻出知袁州栻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時劉珙修潭州嶽麓書院而屬栻爲之師故南軒之學大行於楚卒官右文殿修撰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朱子與黃勉齋書曰吾道益孤矣又嘗曰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所著有論孟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等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然南軒之學大綱立而細目未盡其敎人亦鮮次第故

湖南之學迄於少所發明云論南軒張

東萊呂氏名祖謙字伯恭許公夷簡之五世孫也其祖好問從居婺州而世祖希哲從伊川遊故家有中原文獻之傳祖謙師事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張朱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朱子嘗遣子在塾師之仕為著作郎淳熙八年卒年四十有五所著有詩記讀書記大事記書二

未成博議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於世○東萊之學傷於太巧義理不本六經少儀之傳多引忍恥之言張許之詩有不應出之語解噬嗑之與治道爲二惡子由之譏司馬遷則皆讀史不讀經之過而詩記强附小序亦多決衡蓋南軒過於高明而東萊失之小巧云論呂東萊

或問李先生終日危坐以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論李延平○朱子曰文

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卻有病○五峯知言錄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二條論胡氏）○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論南軒）○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則未也曰然○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三條論東萊）○敬夫見識極高卻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卻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南軒疏略從高處去伯恭疏略從卑處去（合論南軒東萊）

延平五峯皆朱子所嘗從游而朱子化其偏周程張邵皆

朱子所祖述而朱子歛其醇故不規規於師承而大而能化蓋德無常師惟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也至若張呂之儔為朱子之同志而或過或不及皆不能如朱子之至大而無外至精而不遺大中至正而無所偏倚也此朱子所以為集諸儒之大成也與善夫元處士劉因之言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是亦可謂知朱子者矣夫二程奮乎百世之下以承先聖之緒則董揚王韓皆不足以班之而蘇氏乃欲儼為之敵朱子奮乎百世之下以膺道統之傳則周程張邵猶不足以方之而陸氏乃欲別樹之幟世儒猶且黜蘇

氏之文而左其手揚陸氏之波以飾其辭豈天之阨斯文而故爲茲孽賊與抑所爲他山之石而玉成先儒耶要以聖人不能得志於上無所操其大一統之傳故不能致斯世於道德一而風俗同之盛也學者觀蜀洛之黨及朱陸異同之說而無所折衷也則曷不仍以朱子之言斷之

朱子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但見到處卻有病○蘇氏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行事言語亦無不正如王氏者安石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其不知道

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蘇氏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蘇公雖名節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楊畏使傾范忠宣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君子所爲哉〇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卻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

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王蘇之學皆不正然東坡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議論

按老蘇辨姦老蘇以私意而詆安石之不近人情也安石誠不近人情然必欲得近人情者而用之則諂諛皆近人情而方正之士皆大姦也世以老泉為知言恒謂東坡之排伊洛胡紘之毀朱子皆由斯道矣二蘇氣節

時有可稱而文章尤矯出於眾子瞻以擬答進士策始干執政之怒以發試進士策而致商販之誣以託諷時事之詩而下御史之獄以規切時政之文而致仲游之戒迹其始終多以語言受禍固不得與忠諫者同科亦難等於小雅正月諸什矣惟其於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之三言及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之一疏庶所稱忠規讜論者其所至郡亦多惠迹故朱子亦嘗許以近世名卿子由初爲條例司官以不合而罷去高后時爲御史極論調停之非是皆君子所許而古史尤見稱於朱子君子豈後人善者顧老泉之辨姦以自負其

才而荆公亦為許可也蘇軾之惡伊川以自負其才而學士多宗程子也此皆不勝其忌克之私又不獨引楊畏以撼范公之日矣程以莊蘇以肆此其曲直亦既有歸相排擊者郎謂其徒而上疏言深嫉頤姦不假辭色則何為者故元祐初欲相蘇軾孫升上言安石擅名世之學為一代文宗及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為戒蘇轍之為右丞也楊康國疏言轍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為儀秦者也其

文章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之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然則蘇氏為未敗露之安石當時已有言之者而又豈朱子一人之私見哉況乃跌蕩恣睢狎比輕浮之士沈溺空寂之言晚節之頹潦倒尤甚朱子為萬世道統之計而安得不嚴為斥之夫臧文仲所稱立言不朽而孔子譏其不仁不智少正卯魯之聞人而孔子亟正兩觀之誅聖人論人夫豈苟者向使殷深源王介甫不用於世度未必不以令名終然則蘇氏之不至大用未必非蘇氏之幸也世之人猶且

好其文而忘其邪僻之實道其長而諱其短何惑之甚

也以上論蘇氏

蘇氏父子以文名掩其短實則縱橫家習也其與程氏相忤學者猶知左之而金谿陸氏則固儼然儒者乃朱陸異同之說至今猶或惑之則陸學之爲害深於蘇矣陸九齡子壽九韶子和九淵子靜兄弟相爲師友九齡成進士調興國教授會湖南茶寇剽掠九齡主義社以備寇及寇定之興國嚴規矩肅衣冠以引翼士類改全州未至而疾將卒猶以天下學校人才爲念張南軒嘗期以任道之重呂東萊稱其志大而所據者實朱子亦爲文以弔之蓋陸氏

兄弟子壽爲教籥云九韶學問淵粹隱居自善學者稱之爲梭山先生其季子靜生而穎異方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不能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而上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仕至將作監丞奉祠歸起知荊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爲變及卒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初九淵與朱子會於鵞湖論

辨所學多不合及朱子守南康九淵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或至泣下朱子稱其切中學者深痼隱微之病而無極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朱子又嘗曰南渡以來惟子靜功夫切實顧其教人也不用學規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故其學以主靜立大為宗以意見為害道以議論為不必多或勸其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且嘗惜朱子以為溺於章句及九淵死朱子與門人哭之蕭寺

中既而曰竟是死一告子陸氏之徒其最知名者袁爕楊簡沈煥舒璘而楊簡之僻尤甚舒璘則嘗往來於朱張之門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言克己不是去克己私別自有個克處某嘗代之下語只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只是撞將去○子

靜只認取一心便天地都不管一味呵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學正似告子○子靜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只此語便可知陸學之入於禪矣如此卻是吾儒與釋同一個道理既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其徒包斂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卻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隊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

得盡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的方謂之內若別人說的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是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及其知之行之則一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亦不信不去講貫只我的是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人恁地理會只尋個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的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不知

初自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不好的氣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豈不害事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的是天理全不著些工夫○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克去利欲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如此則堯舜之兢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生知安行也須用學○某看今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

如此定是如此以上論陸氏

陸氏之偏歷歷可指如此眞所謂假佛氏之似以混孔孟之實者也第以生與朱子同時賴有朱子反覆指陳其弊故學者尙知所宗主而不爲之惑朱子之門若蔡季通之英邁而該洽智深而行謹朱子所稱老友而其弟子則節齋之於易九峯之於書皆有以勝父師之託而無隕黃勉齋志堅思苦朱子託以禮經而望之任道輔漢卿淳謹勤恪閉門自守纂疏四書陳安卿義理貫通恬退自踐陳才卿一室蕭然工夫精進李功齋進學可畏處事不苟劉雲莊發明道學爲諸儒倡劉韜仲一以謀道明理爲心張元